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论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李崇富◎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论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李崇富◎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李崇富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6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ISBN 978 - 7 - 5161 - 5597 - 4

I. ①论… II. ①李… III. 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文集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集 IV. ①D0 - 0②D61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746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朱华彬
责任校对 任晓晓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7
插 页 2
字 数 431 千字
定 价 8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伟光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伟光 刘庆柱 江蓝生 李 扬

李培林 张蕴岭 陈佳贵 卓新平

郝时远 赵剑英 晋保平 程恩富

蔡 昉

统筹 郝时远

助理 曹宏举 薛增朝

编务 王 琪 刘 杨

前 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对建设和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进程中，根据党中央关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殿堂、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职能定位，努力推进学术研究制度、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2006年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即是践行“三个定位”、改革创新的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是一项学术制度，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领导下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章程》运行的高端学术组织，常设领导机构为学部主席团，设立文哲、历史、经济、国际研究、社会政法、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生荣誉。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进行了学部委员增选、荣誉学部委员增补，现有学部委员57名（含已故）、荣誉学部委员133名（含已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养深厚、贡献突出、成就卓著的学者。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即是从一个侧面展示这些学者治学之道的重要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下称《专题文集》），是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编辑的学术论著汇集，作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内容集中反映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在相关学科、专业方向中的专题性研究成果。《专题文集》体现了著作者在科学研究实践中长期关注的某一专业方向或研究主题，历时动态地展现了著作者在这一专题中不断深化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心得，从中不难体味治学道路之铢积寸累、循序渐进、与时俱进、未有穷期的孜孜以求，感知学问有道之修养理论、注重实证、坚持真理、服务社会的学者责任。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作为实施创新工程的重要学术平台，需要在聚集高端人才、发挥精英才智、推出优质成果、引领学术风尚等方面起到强化创新意识、激发创新动力、推进创新实践的作用。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编辑出版这套《专题文集》，不仅在于展示“过去”，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和展望未来。

这套《专题文集》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学部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这套《专题文集》给予的学术评价。在这套《专题文集》付梓之际，我们感谢各位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对《专题文集》征集给予的支持，感谢学部工作局及相关同志为此所做的组织协调工作，特别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这套《专题文集》的面世做出的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编辑委员会

2012年8月

目 录

“共产主义渺茫论”的方法论剖析	(1)
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结构分析和新型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	(13)
“公有制为主体”不能动摇	(26)
市场机制的二重效应与人生价值导向	(31)
学习邓小平“两个飞跃”思想 推进农业产业化	(36)
论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	(49)
在坚持中发展 在发展中坚持	(104)
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109)
当代社会主义必须回答的理论课题	(121)
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197)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哲学思考	(210)
论科学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	(216)
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正确理解与运用	(230)
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必须始终做到“三个坚定不移”	(26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新形态	(269)
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社会形态理论的现实意义	(282)
正确认识“两次飞跃”，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04)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20)
论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	(376)
增强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388)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国家认同问题	(407)
编后话	(423)

“共产主义渺茫论”的方法论剖析

科学共产主义，亦即科学社会主义，本来是经过了 100 多年的实践检验的客观真理。为何有人却说它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与此相关，有人又认为共产主义是“渺茫的空想”呢？这种极端错误的思想观点的产生，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尚有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本文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发展和辩证的观点，剖析“渺茫论”在方法论上的荒谬，并阐明我们的有关看法。

一

共产主义在完整的意义上讲，是指将来要实现的一种社会制度和阐明这种制度实现的必然性与条件的学说，以及对这种学说的实践，即共产主义运动。换言之，共产主义是运动、学说和制度的统一。断言共产主义未经过实践检验的人、共产主义“渺茫论”者，在思想方法上失足之处，首先是看问题的片面性。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将共产主义的完整内容加以形而上学的肢解、割裂和片面化，即仅仅将其视为在理想中确立的一种未来社会的状况。这样，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正确地观察问题的出发点。

按照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观点，在共产主义作为运动、学说和制度的统一中，强调的是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①

强调共产主义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是一切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基本观点。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根本目的，是要推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40 页。

资本主义旧世界，创造共产主义的新世界。而作为这个旧世界立足基础的，是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和现实的经济力量，企图维护这种经济关系不至崩溃的上层建筑的核心，又主要是通过其“物质的附属物”^①来实施的暴力镇压。在这种情况下，“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②诚然，对旧世界的思想批判无疑是重要的。但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马克思说得好：“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③因此，只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才是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的必由之路和唯一现实的手段。强调共产主义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集中地体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实践性和彻底革命的精神。

既然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那么它就可能包括无产阶级领导的不同革命阶段上的性质不同的运动。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从其所处的“现存状况”出发，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起点也就不尽相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而那些未完成反封建任务的国家，则可能是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以“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④为主要形式的新型的民主革命开始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两种不同的起点，是由该国和世界的历史过程所造成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共产党人只有积极地参与、推动和领导这种民主革命，才能锻炼和壮大自己，才能动员和组织革命力量，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并为尔后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创造历史的前提和条件。恩格斯在总结他和马克思一起领导欧洲无产阶级投身于当年革命的经验时指出：当时“我们的旗帜”，“只能是民主派的旗帜，但这个民主派到处，在各个具体场合，都强调了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这种性质是它还不能一下子就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如果我们当时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站在已经存在的、最先进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4页。

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那一端去参加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那我们就会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巨大的行动党了。”^① 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关于无产阶级必须积极参加、推动和争取领导民主革命运动，并力图把这一运动纳入共产主义运动的光辉思想，教育了全世界的特别是东方的无产阶级。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及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实践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并为列宁发展了的这个伟大的思想，从而完成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胜利地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因此，在我国以及同我国具有大体相似的历史条件的国家中，共产主义运动是包括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直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完整的历史过程。

为何像中国这样的新型的民主革命，能够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呢？这是因为，判断一个运动属不属于共产主义运动，不仅取决于革命的动力、领导集团的阶级性质和直接的目标，而且取决于这一运动是否追求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并且这一最终目的是否能在指导运动的思想、纲领和路线的贯彻中，通过实际步骤历史地体现出来。质言之，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为共产主义运动，就在于它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实践。科学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② 的学说。离开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指导，离开了共产主义这个“一般”的也是最终的目的，任何以无产阶级名义进行的运动，或者是自发的运动，或者是投降叛卖活动。机会主义鼻祖伯恩斯坦曾经提出一个臭名昭著的口号——“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由于伯恩斯坦和第二国际后期的其他首领们背叛了科学共产主义，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因而他们所从事的和操纵的活动，就不是共产主义运动，而是机会主义的叛卖活动。所以，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就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内在的规定，包括在共产主义的范畴之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8页。

② 同上书，第193页。

至于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它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结果和最终的归宿。运动和制度总是具有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运动的成果要通过新制度的建立来巩固、来体现。共产主义运动在破坏旧制度的同时，总是要建立某种与运动的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制度。共产主义运动、学说与制度的统一，既表现为这种运动总是以共产主义制度的完全实现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而且在运动的每一次发展中，总是为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开辟着道路和创造、增添、积累着物质的与精神的因素。因而，这种统一是历史的和具体的。关于共产主义这个未来社会的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通过对社会经济关系的不容置疑的科学分析，预言了它的一些最基本的特征。有关未来社会组织的具体情形，他们从来不愿作出根据不足的猜测。恩格斯当年在回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提问时说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将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① 这就是说，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在指明了未来社会的主要特征的同时，把共产主义运动、学说与制度统一的具体的历史形式，留给将来的实践去解决。

100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法国工人阶级创建“巴黎公社”的伟大尝试，列宁领导下的俄国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国家的经验，中国工人阶级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胜利，都是为寻求这种统一的具体的历史形式而取得的伟大成果。现在，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方面，逐步实现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基本思想，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内，正在建立和发展着适合自己国家和民族特点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关系。共产主义运动、学说和制度，正在实现着自己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我们说这种统一是“具体的”和“历史的”，就意味着，这种统一是在一定水平上，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实现的有差别的统一。这种统一必然要经历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种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共产主义运动的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不断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28—629页。

步，科学共产主义也不断受到检验、得到发展。

因此，只有尊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如实地全面地把握共产主义作为运动、学说和制度的统一，才是我们正确理解共产主义学说和这一学说的实践的内在联系，以及后者对前者检验的理论前提。对共产主义做任何片面的理解和人为的割裂，都只能导致自己陷入荒谬的境地，并且必然会引出荒谬的结论。

二

有人说，尽管共产主义运动是现实的，但共产主义制度的实现是遥远无期的，因而是“渺茫”的。把共产主义制度看作是“渺茫”的，不仅立论的前提是把共产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运动割裂，而且是用孤立、静止的眼光来看待共产主义制度的形成。在“渺茫论”者眼中，共产主义制度的出现只能是一种没有过程、没有历史的连续性和凭空产生的“奇迹”。这就从根本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的思想原则。

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作为历史过程而展开的。同样，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也“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①。在历史上，一种新的剥削制度的出现；它的经济关系和反映这种关系的社会意识，总是在旧社会的母体中孕育、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后来才借助于其思想的和政治的革命，而使自己取得对整个社会的支配地位。虽然崭新的共产主义制度，特别是它的经济关系，不可能在剥削制度的母体中自发地产生。但是，通过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建立的、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而出现的这种没有阶级剥削的新制度，其自身的发展，照样要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历史过程。共产主义制度自身的这种历史发展，是历史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划分，所表征的正是这种辩证的统一。

从理论和实际的情形来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它只是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的低级阶段，或第一阶段。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

第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制度的理论概括，是用以表征同一社会形态或同一社会形态之不同发展阶段的范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和阐明自己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时，常常交替地使用这两个概念，来概括那种以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的未来社会，并未对这两个概念加以明确的区分。只是到1875年马克思为了“考察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才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区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①的学说。马克思的这一学说，应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②，科学地预言了共产主义经济关系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尔后，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列宁在用这两个概念来表征社会制度时，“社会主义”专称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而“共产主义”在一般的意义上所指的，则是它的高级发展阶段。但是，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没有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独立于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都认为它仍然属于共产主义范畴，但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的现实依据，是物质的社会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形态“划分的客观标准”是生产关系这种物质的社会关系。列宁说：“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即不通过人们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人们在交换产品时彼此发生生产关系，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里存在着社会生产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就有可能把各国制度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用“物质的社会关系”这个“客观标准”^③来衡量，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形态的划分上的归属就显而易见了。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都是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尽管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还是低级和不完全的，它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还不能充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因而在这里必须采取一系列有别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文化的制度与政策。混淆这种区别，刮“共产风”、搞“穷过渡”，无疑会受到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12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

史规律的惩罚。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是以巩固自身为目的，它所追求的和向往的是共产主义成分和因素的生长，并且伴随这种历史过程的推移，未来的共产主义公有制，就会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部逐渐生长和成熟起来。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公有制，是同一范畴和同一发展过程的前后相继的经济关系。社会经济关系的作为历史过程的这种统一，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不是独立于共产主义之外的社会形态。诚如列宁所言：“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末‘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①

第三，基于这种同一范畴的经济关系的历史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特点，也表明社会主义社会不是独立的社会形态。我们知道，由于经济发展上的阶段性，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差别是明显的。但是，组织这种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社会主义制度、思想原则和道德规范，在向共产主义转变时，是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的：在精神生活领域，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思想、道德和风尚的充分发展和全面普及来丧失其阶级性质的，即把“无产阶级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②。在政治领域，包括国家、政党、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等等，其最终的前途则是“自行消亡”。列宁指出：“‘国家消亡’这句话说得非常恰当，它既表明了过程的渐进性，又表明了过程的自发性。”^③ 其实，“过程的渐进性”和“过程的自发性”，是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特点。这种特点表明，它们之间的转变，不是两个利益对立的社会形态间的更替，而是同一社会形态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自然的推移。

既然社会主义社会不是独立于共产主义之外的社会形态，而是包括于其中并向完全的共产主义日益渐近的初级阶段，既然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初生的发展中社会形态在我国已经是活生生的事实，那么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我们已经生活在共产主义之中了。至于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尽管还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7—248页。

需要经过若干代人的艰苦奋斗，但绝不是遥远无期的，而是社会主义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渺茫论”者夸大共产主义最终实现的长期性，无视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已经初生和正在发展着的现实性，否认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实现的必然性，是完全错误的。从思想方法上分析，这种错误的实质，就是孤立、静止地看待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成，抹杀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是历史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而不是把它理解为一个有自己的产生、发展和成熟的历史过程。

三

“渺茫论”者断言共产主义未经过实践检验，在思想方法上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这就是形而上学地理解真理和真理的检验，并且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不可知论。在这些人的思想深处，总觉得真理是某种僵死的、一成不变的思想模式，而实践对真理的检验则是“一锤定音”、一次完成的。这种形而上学的真理观，表现在对共产主义学说及其实践关系的看法上，就荒谬地认为，100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对其学说的检验不算检验，非要等到共产主义完全实现以后，让理论和历史的最终结局简单地“挂钩”、机械地“对号”，再对它做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一次”性的评判。这种观点貌似有理，其实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和真理标准的学说毫无共同之处。

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认为，“真理是过程”^①，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也是一个过程。不言而喻，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和实践对它的检验，当然也具有“过程”的辩证本性。百余年来，共产主义学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血与火的考验中，在实质上是在为属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复杂斗争中，一次次地受到了检验，一步步地得到了发展。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科学共产主义学说是伟大的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

当然，同任何真理的情形一样，科学共产主义的真理及其被检验的过程，也是具体的。我们所说的这种真理，是指它对人类社会“一连串互相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5页。

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①。即它是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关于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所代替以及关于共产主义这一崭新的社会形态，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历史趋势的科学阐明。共产主义学说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就表现在：它不是如同空想社会主义那样，仅从抽象的“理性”、“平等”、“正义”和“博爱”等伦理要求出发，去构想一个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而是从社会经济关系的矛盾运动的确切分析中，合乎规律地引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我们坚信科学共产主义学说是客观真理，就是因为，它已经受了实践的反复的和多方面的检验。

我们知道，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包括社会历史的必然性，乃是它们自身作为过程和趋势出现的内在的本质规定。现实的某一环节，或单个的历史事件本身，虽然要受到内在的必然性的支配，但往往也要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因而往往无法表现和证明过程的必然性。过程的必然性要取决于现实的各个环节的整体、总和，现实在展开中表现为必然性。因此，对任何必然性的证明，尤其是对社会历史过程的必然性的证明，决不能只经过单一的实践的一次检验就能完成，而必须经过实践的反复的和多方面的检验。在多次实践的成功检验中，在由其多次实践所形成的实践结果的有机组合和系列组合中，内在的必然性才能得到证明，才能以事物发展的趋势表现出来。以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作为前提的科学共产主义，在揭示历史发展之必然性的意义上，已经经受了实践多方面和反复的检验。首先，作为它的哲学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受到了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实践之总和的检验；其次，作为它赖以立足的经济理论，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经受了几个世纪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的验证；再次，科学共产主义本身也经受了100多年的无产阶级的各种形式的实践斗争的检验，其中包括各国的工人运动、许多国家无产阶级领导的武装斗争以及该国的经济关系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变革，即许多国家创建、巩固和发展作为初生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体性的实践检验。上述这些历时久远、形式多样，即几乎包括人类社会生活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9页。

一切领域的无数单一实践的单一的检验，构成了对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相当完整的总体性的检验。在所有这些检验中，科学共产主义学说所阐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和确定不移的证明。而由上述实践结果之总和所造成的社会变化的事实，特别是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事实本身，已经无可辩驳地显示出，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已经不仅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学说中所阐明的历史发展的逻辑的必然性，而且这种必然性已经在历史过程的本身中现实地展现了出来。

毋庸置疑，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在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时，“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①，因而它只能指出通向共产主义的“这条道路的方向”，“至于具体情况，实际情况，那只有千百万人的实践经验才能表明”^②。许多国家的特别是中国近30年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表明，科学共产主义关于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历史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对社会主义经济实行计划管理的理论；关于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必须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理论；关于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等等，都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客观的真理。然而，这些普遍的真理，在付诸实践的时候，还“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③。也就是说，在其实践的每一具体表现中，都必须具有生动的民族形式和特色。科学共产主义真理的力量，就在于它同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在这种结合中不断得到丰富，获得活力。与此同时，实际生活也纠正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某些论断或设想。例如，他们曾从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可能首先夺取政权的前提出发，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建立的将是单一的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在这种所有制下将不再存在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然而，后来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表明，社会主义

①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3页。

③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页。